

意外

田小康 中五禮

秋意正涼，可我窗外的紫薇花卻盛開了一片，我深深地佇望着那些黛粉深紫的小花。忽地，料峭的秋風襲來，正綻放絢爛的花朵被折了下來，肆意散落在地上，陽光正好流過，暗啞的、寂靜的，生活的意外就這麼來了——輕巧巧的，哇啦啦，哇啦啦。

秋風一吹，哇啦啦，疫情的風波吹來了。新冠病毒就此在武漢蔓延開來，正盛放如紫薇花的中國停下了美好的時光——人們在超市裡突然洗劫生活用品；小區外突然被封了禁令；街上的人們突然戴起了口罩，突然對我投來了疑慮的目光。我突然不可以出門，突然看見電視上迅速上漲的死亡與感染人數，突然不能去學校上課，突然感到無比的憂懼——哇啦啦，秋風夾着意外就是這麼來了，我們生活中的便利被吹散，天下人們的生命被吹散，生活的意外就是如許無常而來得輕巧，總叫人措手不及。

綿綿細雨滴落梧桐，滴滴答答，叫我愁眉不展，我正哀婉地想着折落的紫薇花與無常的秋風，陡然，秋日最後一場的細雨落盡了，冬日寒峭嚴厲的狂風乍起。面前的紫薇花在瞬間被全然捲走，眼眸裡僅有一棵禿樹。休休呼呼——聚散無常，命運無常的意外就這麼來了，我似再也無法看見那明媚秀麗的紫薇花了，是如許無奈，又如許絕望。

凜風一吹，休休呼呼，我的朋友被吹走了。本還是個意氣風發，正值青年的少年啊！我還看見他那在球場上肆意揮灑青春汗水的少年啊！那個正與我一同補課的

少年啊！冬風一吹，他的腿上就生了癌症，他就被那無情的狂風吹去了深圳，意外就是如許輕巧的，或要奪走他的一條腿，讓他無法再在那球場上光彩照人；或要奪走他的生命，叫我們再也無法相見。但命運啊！他，還只是一名少年啊！

我緘默地看向那殘酷的寒風，我不禁流下悲憤又無奈的淚水，我恨極了這帶走我生活便利、家國盛勢的秋風；但我更恨這散盡了紫薇花，散盡了我好友青春的意外與命運。我恨它是如許輕快、無常，又如許殘酷，讓人生死無常，聚散無常。

——哇哇啦啦，休休呼呼，但我縱然是恨透這無情的風，但紫薇花仍是落滿了一地，風仍聽不到我的心聲，那恨又是在恨誰呢？

寒風又從窗外襲來，翻開了我桌子上的書本，一頁又一頁地併着風塵吹入我的腦海中。

我遙想起了近代的中國，有一位叫史鐵生的作家。是啊！命運的風意外地奪走了他的雙腿，又奪走了他的母親，他一度如我這般痛恨，但後來卻與我一同看那地壇中的春夏秋冬，與我聽那蟲鳴與鳥叫，叫我別痛恨意外。為什麼？我想是他與我說過的一句話：「皈依不在天堂，皈依就在地上。」這仿佛是對那意外來臨的屈服，但更似是心靈上對命運安排的接受——是他縱然對各種意外的到來深感無奈與悲傷，他會選擇看向意外以外的生活與人生——是那地壇中腐敗生命的盛放，是地壇中四季會吹響的樂器與號角，是他那寄託在一種詩意中的皈依。我想他可以化解生命中的意外，便是因為他選擇接受，選擇面向那意外之外的陽光與美麗，選擇在生活中尋找皈依。所以，秋風又乍起了——哇啦啦地，卻吹不動史鐵生的脛毛，他仍靜靜地坐在輪椅上，看着地壇中落花流逝那別樣的美麗。

我又遙想起宋代詞人蘇東坡。蘇子的一生充滿意外，若似他所述——那便是「黃州惠州儋州」，是經歷了被冤枉、貶黜的意外，更是歷經了與親人好友各散東西的滄桑與意外。但我卻只見他那瀟灑地吟誦在山坡上的模樣，但我卻只看那休休呼呼的凜風吹得再響，他仍屹立不倒，仍是那盛放完全的紫薇花，這又何也？我想是他面對「烏台詩案」的意外時，還能吟詠出「一簑煙雨任平生」的精神；是他仍能面對意外的挫折時，寫下「人生如夢，一樽還酹江月。」對啊！縱然意外是如許地多，如許無常又輕快，但我們又何必過於執着呢？難道執着了，意外就會因而改變，冬天的寒風就不會再吹了嗎？對啊！或許在面對意外與命運的殘酷時，只有泰然自若地接受並且視若無睹，就是任憑那人生意外的風雨吹打到我們身上，我們也仍可以瀟脫自怡，我們仍可以寄情於自然——因為我想，只有這樣那寒風才可以真正地拿我們束手無策，因為只要不在意，不執着，我們方能直面生活，直面生命中的各種意外。

哇哇啦啦，紫薇花被秋風折落了一片，我選擇看向他處正在肆意生長的秋菊，看向天空中肆意飛揚的桂花——面對意外，我選擇看向他處，看向生活中別處的樂趣與美麗——或許是在疫情中那蔚藍的天空，那自由的草木，那安寧的時光。

休休呼呼，紫薇花被冬風吹散，我選擇隨遇而安，坦然接受，就如我那遠處的友人，我也希望他能化解心中意外的憂懼，隨緣自適，有更好的展望與期盼。